

歷代人物與南雁

蘇同富題



元明期間在神輿仍南雁一帶要經此穴會史書說元至一險不絕一

鄉人

平陽縣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編

平陽文史資料第十八輯

歷代人物與南雁

平陽縣政協文史學習委員會編

二〇〇〇年十二月

政协平阳县第十一届委员会

文史学习委员会

主 任：林 野

副主任：章金如

委 员：马允元 王光铭

卢立新 宋文骥

陈圣义 陈崇贵

张 君 张日文

张声和 周 干

周 慎 林传海

林顺道 郑中肯

杨经益 洪玉畅

黄 平

本辑审稿人员：

马允元 王光铭 王志斌

陈圣义 陈崇贵 陈虹东

张声和 周 干 林 野

林顺道 郑中肯 徐祥地

章金如

责任编辑：林 野

封面题字：苏渊雷

封面绘画：叶成浩

封底绘画：池伯成(台)

平 阳 文 史 资 料

第十八辑 历代人物与南雁

- 宋恕钟情南雁荡…………… 胡珠生(1)
- 朱黼及其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…………… 周梦江(5)
- 宋之才与南雁…………… 马允伦(9)
- 陈承绂与南雁荡山 …………… 徐存平撰 陈圣范校(12)
- 南雁写真凭卧游
- 记周喟《中国名胜第十种雁荡山四集》… 吴良祚(16)
- 顺溪两陈与南雁复兴 …………… 吴良祚(19)
- 唐人笔下的南雁荡 …………… 杨 奔(23)
- 朱熹与会文书院 …………… 徐祥地(25)
- 张九成与南雁图志 …………… 徐祥地(27)
- 施元孚南雁之行 …………… 徐祥地(29)
- 何白游南雁 …………… 徐祥地(31)
- 南雁游记首撰者吴畦 …………… 徐祥地(34)
- 钱琦诗题仙姑洞 …………… 柳 金(36)
- 潘耒《游南雁记》…………… 柳 金(38)
- 周喟《南雁荡山志》与《中国名胜第十种雁荡山四集》……………
- …………… 周 干(40)
- 沿路饱看南雁荡 浓春浅黛染襟裾
- 为“俞樾诗误”辨析…………… 周 干(44)

不减桐江好山色 一竿秋水最相宜

——孙侍读畅游南雁荡	周 干(47)
马性鲁游南雁荡	周 干(52)
张盛藻太守和郭钟岳司马联袂游南雁	周 干(55)
南雁摩崖石刻	周 干 蔡昌振(58)
钱弘俶对开发南雁荡的贡献	马允元(65)
蔡茂之南雁留芳	张声和(69)
心逐飞鸿雁荡边	

——苏步青教授对南雁的乡情诗意	张声和(72)
孙衣言与会文书院	郑中肯(75)
汤肇熙与会文书院	王光铭(77)
愿齐与南雁	林顺道(78)
顺溪开发杂记	林顺道(85)
卢镐笔下的南雁风光	余 扬(99)
南雁历代兵燹资料	余 祥(102)
方鹏《游南雁荡山记》碑刻	叶 余(107)
中国名胜第十种·雁荡山四集序言	周 喟(109)
南雁荡山游记选	(110)
南雁荡山诗选注释(一)	萧耘春 王光铭 孔庆杭(126)
南雁荡山诗选注释(二)	陈虹东(141)
南雁荡山风景名胜区景点的历史与现状	(175)

宋恕钟情南雁荡

胡 珠 生

南雁征士洞(东洞)会文书院门口有几副引人入胜的石刻名联,其中一副:“不分新旧惟求益,兼爱自他所谓公”^①,尤其令人吟咏赞赏,它的作者就是平阳人宋恕。据1909年4月20日宋恕《日记》:“少文去,以石联赠少文。”^②可见这副《题会文书院联》是应顺溪名士陈承绂(少文)的要求题写的。上联提到“不分新旧”,针对当时西学对中学的冲击,主张“守正不守旧,求是不求新”,亦即吸取精华,剔除糟粕之意。下联提到“兼爱自他”,反对刚从日本传来的资产阶级个人利己主义,主张恕道。整个对联反映了宋恕对中西文化碰撞后的基本态度,是洋溢着哲理的语言,至今将近九十年来,仍然熠熠生辉。

宋恕(1862—1910)是我国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。1892年6月,他谒见直隶总督李鸿章,希望李能“建大议,挽大局,除周后之弊,反秦前之治,塞东邻之笑,御西土之侮。”并建议:“易服改制,一切从西,策之上也;参用西法,徐俟默移,策之中也。”^③他的变法维新政治纲领——《六字课斋卑议》初稿曾列入梁启超《西学书目表》,经过修改出版的《六斋卑议》印本则为戊戌变法时期享有盛名的要著。由于他的著作旨在“专代世界苦人立言”^④特别是替广大被压迫的妇女讲话,带有鲜明的反对封建专

① 《宋恕集》页479、页1039。

② 《宋恕集》页479、页1039。

③ 《宋恕集》页503、页51。

④ 《宋恕集》页503、页51。

制主义的特色，因此愈来愈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。拙编《宋恕集》被中华书局列入《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启蒙思想文库》也收录《宋恕启蒙思想文选》和唐才常著作合为一集：《砭旧危言》，可见宋恕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。平阳出过这样的历史人物，实是平阳的莫大光荣！

宋恕曾经两度畅游南雁荡：

第一次是 1882 年的秋天，跟随老父宋宾家同去。碰到当地人陈承绂，在陈氏导游下，“历顺溪、仙姑洞诸胜地”，“倚绝壁而临清溪，仰千尺之石梁，观万丈之飞瀑。”夜宿陈家，其时宋方 21 岁，英年气盛，“赋诗二百章”。其《赠别陈少文》七律云：

萍水相逢仙洞楼，感君好客唤同舟。

数间精舍眉尖下，半里高村步险头。

乞字有情钟雁荡，入林携手指龙湫。

名山未敢留鸿爪，他日重来问旧游。^①

第二次是 1884 年 4 月 25 日后数天，瑞安名士王景羲（字子祥，著有《墨商》）“忽棹小舟绝江”到鲍洋访宋，告以“苦爱山水，慕南雁久矣！恨无同游之侣，闻子亦好山水，且兹山，子所已经也，愿与吾往！”而宋恕则一度游后，“志未尝一日不在雁山也”，于是“喜而诺之”。“践旧迹，访新洞，芳草被径，时鸟弄声，虽清旷不及秋，而骀荡之态则秋所无也。”二人“日则寻幽攀险，夜则止洞中楼，赋诗为乐，或促膝纵谈，感慨古今，臧否人物，空山无人，畅所欲言。溪流磕磕，助其激昂。”彼此相顾，“意乐甚，将为一月之游，穷览其胜，会以事遽归，盖往返七日。”^② 作为早年友情交往盛事，宋恕曾把此行写进《津谈·聚散类》里。^③

① 此诗新近发现，未入《宋恕集》。

② 《宋恕集》页 180。

③ 《津谈·聚散类》原列“子祥三十”，今佚。

1882年，新任平阳知县汤肇熙提倡文教，陈承绂等发起在北宋陈经正（贵一）兄弟所设书院故址上重建会文书院。1884年春建成，便请宋恕撰写《重建会文书院序》^①。宋恕才思敏捷，下笔不能自休，从“南雁山径百余里，由钱仓溯江行六十余里至仙姑洞，为山中胜境最聚处”开始，写到“北宋时会文书院故址”，“万峰插天，左右掩映，天柱屹峙于前，甚高不可仰视，溪流绕其下，声潺潺，无春秋寒暑，清僻绝尘，诚读书之佳境，宜昔贤之书院于兹欤！”接着论述“书院之名盛于宋，习斋颜氏讥宋儒偏重读书”，揭露“号为读书人，则多文不能致治，武不能定乱，……居乡则祸乡，居官则废官，大用则误天下。”认为孔子设教，“各力于有用之学而皆能有成”，后世重记诵考据之学，崇尚辞章，以科第取士，以致学用脱离，“而天下益受读书人之祸矣！”复又申论“必使人人读书，熟于礼义，而后天下可安”，认为今日读书尤急，叹息陈经正后“六百余年矣，无复读遗书而兴起者”，希望重建书院后，能“读圣贤之书而学圣贤立体致用之学”，并以地灵必将钟毓人主来互相勉励。洋洋大文，凡2700余字。外伯舅孙衣言读后评云：“气清笔健，具此天分，可与言文。惟文贵相题，措辞不宜过于横肆，此等题断无反说读书有弊，而说读书之利害亦不宜连篇累牍如万言书者，可取《南丰集》诸学记玩之！”为此，宋恕复行改写，约缩成1000余字的《重建会文书院记》^②，开头云：

违平阳城百里而遥，有山竄然，万峰争奇者，南雁荡也。西洞于山最著，亦曰仙姑洞；其东一洞，隔溪相对，所谓征士洞也，相传乡先生宋陈贵一兄弟之会文书院乃在洞后。今按邑志载：“会文阁，在浦源，有贵叙白为记。”又载：“会文书院，在南雁山，有朱

① 《宋恕集》页169—173。

② 《宋恕集》页177—179。

子题额及元儒史先生诗。”浦源在今慕贤东乡，去山尚远，阁之外复有书院无疑，但未知果在此洞后否耳。

至于有关读书利弊之论，则归结于“古”和“实”、“科举”和“志学”，前者说：“窃谓书院非古也，盖古者有学无书院。”认为“天下事，实而已矣”，“苟实古矣，名虽不古何害？”后者说：“科举之学，惟患夺志。”认为“苟志之克定，则虽科举之学，所从事者固皆治心之方、经世之术也，何不可由是以几于昔贤欤。”最后以“南雁山奇而水清，郁久必发，其将有出类拔萃以竟陈先生未成之志者乎？非吾近逆睹已！”做为结尾。孙衣言读后非常满意，多所圈点，批云：“水心、止斋二先生集，无一字不古，无一字不精，且吾乡文献约略可见。乡里后生，不曾留意，殊为可惜！如有志学古，即先读二先生集，一二年后亦必与人不同。其愉快有不可言者，试一为之！”从替会文书院作记引出的这段师生传授佳话，反映了温州学术深厚的历史基础。

宋恕和南雁的感情十分深挚，1902年9月在《外舅孙止庵先生挽诗》里还提到：“不知南雁今何似？记别山灵二十霜。昨梦缘溪随杖履，看题龙窟及招凉。”^①他向来认为自己“生天台，雁荡之间，颇得其奇秀之气。”^②早年在《重建会文书院序》里说的：“南雁奇秀闻天下，数百年不出伟人异士，积之也厚，其发也大；上窥天道，中信地气，下验人情，万壑千流之间，其有杰然而生者乎？”也有深自期许之意。在家难的残酷打击下，改变了以后的命运，无法实现“与东亚之木户（孝允）、伊藤（博文）、西欧之俾思（麦）、加富（尔）等并列姓字于世界史”^③的宏愿，这是宋恕的不幸！也是平阳的不幸！也是祖国的不幸！

从宋恕以来，南雁钟毓了许多伟人。

① 《宋恕集》页863。

② 《宋恕集》页427。

③ 《宋恕集》页427。

朱黼及其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

周梦江

朱黼字文昭，南宋中期两浙东路温州平阳县杉桥里（今平阳县水头镇三桥村）人。后隐居南雁荡山中，是个“屡举不第”的布衣。因他著有《纪年备遗》，叶适作序。原书 100 卷，建阳书贾魏仲举割取其中割据战伐的部分史论 28 卷编成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出版。见录于南宋《直斋书录解题》、元代《文献通考》、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因而《宋史翼·儒林三》有传，《温州府志》、《平阳县志》亦各为之立传。

朱黼是南宋永嘉学派著名学者陈傅良的学生。叶适《纪年备遗序》说：“初，陈公君举（按为陈傅良之字）未壮讲学，文昭年差次，最先进。”（《水心文集》卷 12）同时，他又是陈傅良的亲戚，陈傅良的侄儿廷植娶朱黼之女为妻。陈氏有诗《延植侄得男朱文昭寄诗于汤饼集即席和韶》：“喜说徐卿得二雏，吾家波及亦君余。”（《止斋集》卷 8）所以陈傅良与他关系颇好，为他父亲写有《朱公向塘志》，记述他的家世颇详。“父讳某，字公向，享年四十四。娶杨氏，子男二人，（弟）黻早卒。”（同书卷 48）以后朱黼母亲杨氏八十六岁死时，也有《祭朱文昭母夫人》文（同书卷 46）。

朱黼生卒年颇难考定，现仅作估计。据《水心文集·祭朱文昭文》“子生逾七十”，活了七十多岁，而他与陈傅良“年差次”，少几岁。大约生于绍兴十年（1140）左右。死在陈傅良之后（按陈傅良生于绍兴七年，即 1137 年，死于嘉泰三年，即 1203 年，享年 67 岁。），叶适《祭朱文昭文》在《水心文集》卷 28，编次于《祭戴詹

事(溪)文》之后,而在《祭陈益之(谦)待制文》之前。《水心文集》是按年代编的,戴溪死于嘉定八年,陈谦死于嘉定九年,史有明文记载,故拙著《叶适年谱》定朱黼卒年为嘉定八年,即公元1215年。是否有当,尚祈读者指正。

朱黼是个布衣,他的教师陈傅良,同学蔡幼学、曹叔远等人,后来相继中进士作高官,而他却“屡举不第”,归隐于南雁荡山中,所以朱氏生平不为人所知。叶适为《纪年备遗》作序时叹息说:“文昭蓬累耕南荡上,山水叠重,声迹落落,人不知其能传陈公(傅良)之业也。”幸而《纪年备遗》成书后,影响颇大,朱氏之名日后才渐为世人所知,也更为乡人所尊敬。今南雁群山中有朱公山,便是因朱氏得名的,相传朱氏归隐于此。

《纪年备遗》一书早佚,从叶适所作的序言来看,它是一部评论史事的著作。“因《通鉴》、《稽古录》,章别论著。始尧舜,迄五代,三千余篇。”它的内容和特点,按叶适所说:一是儒家正统观念很强,“述吕(按为西汉吕后,名雉)、武(按即武则天,名曌)、王莽、曹丕、朱温,皆削其纪年,以从正统。”二是爱国主义精神显著,愤北宋的灭亡,“报仇明耻,贵夏贱夷其次也。”“三是注意事功,关心民瘼。”凡民人家国之用,制度等威之异,皆为说以处之。特别是注重南北战争的史实,“南北华戎的离合,争夺之碎,人所厌简,亦备论之。”

《纪年备遗》成书年代约在南宋宁宗嘉泰年间(1201—1204)和开禧元年(1205)。因叶适之序,《水心文集》编次紧接在《龙川集序》之后,按《龙川集序》写于嘉泰四年(1204),《纪年备遗序》写成亦当离此不远。而嘉泰四年和开禧元年这两年,叶适正服丧居家,开禧二年(1206)二月,叶适即赴临安任职。叶适所作之序很可能就是居家时所作。所以序中说:“一旦此书出,义理所会,宝藏充斥,遂为成学,而陈公(傅良)卒久矣。相与论旧事,追念怆

然。”

这时正是南宋朝野酝酿北伐金国之时，所以福建建阳书贾魏仲举为了“刻书射利”，割取其中割据战乱较多的朝代，编成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28卷出版。卷首有“开禧丁卯三年（公元1207年），锦溪吴奂然景仲序。”吴奂然不知何许人，其序说：“魏君仲举比求到永嘉朱先生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，循《通鑑》，按前史，而为之辩论。辨语警拔，……上可以发前人未尽之蕴，下可以为学者进取之阶。况当灵旗北指，诸君封侯之秋，此书尤当汲汲讲贯之也。”序中点出“灵旗北指”，说明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一书正出版于南宋韩侂胄北伐金国期间。同时此书“可以为学者进取之阶”，就是说可以作为当时科举时文的参考书。南宋中期科举考试，必须作“论”一首，篇幅限在500字以上，这种时文是一种政论文体。陈傅良就是当时写时文的大家，南宋末年魏天应编选《论学绳尺》，就收录有他的佳作。他的好友鄞县楼钥说：“公（按指陈傅良）自为举子业，其所论著如《六经论》等文，所在流播，几乎家有其书”（《止斋集》附录神道碑）。陈傅良的学生亦大多是时文好手，如蔡幼学参加礼部试名列第一（省元）。朱黼的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，既有时文的风格，特别是其中多论南北战争之事，正好给当时举子作“论”的主意（中心思想）。所以出版后影响颇大。清四库馆臣评论此书说：“（朱黼）尝受业陈傅良之门，傅良喜议论，有《止斋论祖》一书，为当时举子所重，故黼亦研心史事，以作是编。其原书（指《纪年备遗》）虽不可尽睹，然二十八卷（指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）之中，大抵愤南渡之积弱，违心作论，强作大言，谓南可并北，北不可并南。（韩）侂胄轻举攻金，浮动者哗然和之，卒召败衄，未必非黼等偏僻之说，有以荧惑众所矣。”这个评论，今天看来，有些是对的，如说“愤南渡之积弱”，说明朱黼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。而“违心作论，强

作大言”云云，则是立足于明清皇室立场的偏颇之说。因自唐中世以来至南宋时期，南方经济发展早已超过北方。南宋的人口、疆域等等都超出金国，韩侂胄北伐失败，是因投降派史弥远阴谋夺权，勾搭杨皇后，假传圣旨，杀害韩侂胄，打击抗战派而造成的。至于以后南可并北的战例很多，如明太祖北伐胜利就是明证。

《三国六朝五代纪年总辨》一书，虽列入《敬乡楼丛书》，但丛书刊刻四辑后即止。此书未正式刊行，只有抄本一部藏于温州市图书馆古籍部。据说此书为清末平阳县学教官钱塘吴祁甫向旧家转录而来，后为苍南宜山镇陈筱垞先生所藏，经平阳刘绍宽先生整理才可阅读。（见梅帅冷生先生《郡斋读书记》）。抄本上有“永嘉敬乡楼藏书”和“黄群过目”两方图章。卷前有三国至五代的帝王谱系图、三国六朝隋五代国都攻守图、五代诸国僭伪图等。书分28卷：卷1至2为三国蜀汉，卷3至4为西晋，卷5至8为东晋，卷9至20为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卷21为隋，卷22至28为五代。其中无唐史，五代无后梁。三国以蜀汉为正统，不列曹丕的魏代，五代始于唐天祐四年，下接后唐庄宗同光六年，不提朱温的后梁。正如上述叶适序言所说一样。书中对祖逖、柴荣等人评价很高，他正确指出祖逖北伐未成功，是因东晋政治腐败所造成。祖逖北伐，东晋未给他一兵一卒，他仅赖私人部曲和民间力量。以后势力扩大时，东晋政府反百般加以刁难，卒令他忧愤而死。他又指出隋之所以灭陈成功，因为陈国君臣昏暗，“兵在户庭，酣淫如昨”（卷21）。亦是政治腐败自取灭亡。他认为只要政治清明，国势定会强盛。因此，此书在当时影响很大。在今天，亦有一定的借鉴作用。

宋之才与南雁

马允伦

南雁荡山是浙南乃至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。虽然地处偏远，但因风光秀美，山险洞奇，自从唐末五代开山以来，达官显宦，诗人墨客前来游览的络绎不绝。有的留下诗文，有的乘兴在岩壁上镌刻题字、题名或题记，为名山增色生辉，为后人留下佐证。南宋初期的外交家宋之才，便是其中的一人。

宋之才(1090—1166)，字廷佐，号云海，平阳万全宋桥乡人。北宋徽宗政和八年(1118)进士。初任贵池主簿，因他不肯媚事权贵，18年中一直得不到升迁。南宋初年，经尚书右丞瑞安许景衡的极力推荐，才被召试馆职，任秘书省正字，迁校书郎。历官考功员外郎、国子司业等职。

宋之才为官清正，严以律己，才识过人。当时南宋偏安小朝廷刚刚建立，政局混乱，内外交困。他几次上书，主张对金人不能丧失警惕，掉以轻心；国家财政应该量入为出，节用爱民；用人要用人之长等等。高宗绍兴七年(1137)，他上了一道奏疏，全面提出去六弊、修四事的建议，都是针对当时积弊、有的放矢之论。

绍兴十四年(1144)，高宗提拔宋之才为权礼部侍郎，出使金国。自从抗金名将岳飞被冤杀，宋朝廷与金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，向金称臣割地，每年送去大量银绢，求得半壁河山的苟安。从此宋、金之间经常有使臣来往，但金国当权者根本没有把宋朝使臣放眼里。除了颐指气使，当面侮辱外，动不动就肆意扣留。因此宋之才这次出使，外境是可想而知的。当金熙宗接见之后，果

然有意给他出了一道难题，问他：“宋大国乎？小国乎？”这可是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。如果说是大国，怎么会向金国称臣纳贡呢？如果自认小国，更会损失国家的尊严。宋之才到底是个机警的人，马上回答说：“宋既非大国，也非小国。我们本来就是中国。”金熙宗不得不被他巧妙机智的回答所折服。

宋之才回到临安，向高宗汇报此事的经过，高宗高兴地说：“卿的姓名同卿的为人很相称。宋之才，真吾‘宋’之‘才’也！”作为一个弱国的使臣，在野蛮专横的强国统治者面前，能够做到不亢不卑，对答得当，不辱国体，的确是十分不容易的事。

宋之才还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。有一次，他同秦桧议论到大儒。秦桧说：“大儒不可多用。”他明白秦桧排斥有学问读书人的用心，不但不随声附和，还当场顶撞说：“大儒只怕不多，多用有何不好？”秦桧听后，心里很不痛快，便寻找机会，处处与宋之才作对。因此他出使归来不久，便愤而辞官回归乡里。后来长期客居于和宋侨乡仅一江之隔的瑞安西郊的西岙山，并在那里修筑一座简陋的别墅，作为隐居憩息之所，后人称作“宋之才室”，成为西岙名胜古迹之一。

客居瑞安的宋之才，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，特别对南雁荡山情有独钟。曾于绍兴十六年，十七年（1146、1147）两年间，多次偕友人到过南雁荡山。钱仓素称“人雁门户”，过去一般都认为是南雁的主要风景点之一。宋之才曾在这里的风皇岩和起相岩两处摩岩石刻上留下题名。值得惋惜的是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期间，风皇岩经历 900 多年的摩岩石刻，全部遭到毁坏，已经荡然无存。因此宋之才在风皇岩的题名，再也无法看到了。

起相岩，当地群众称之为柱岩。摩崖共有两处，左边一处为横写，上面刻有“起相岩”三字，篆体，无年月和署名。在“起相岩”的右边，即为宋之才等的题名。直写，正楷，共分 1 行，每行 6

字。可惜因年代久远，字迹模糊，有的字已无法辨认。其文如下：

宋廷佐□□□

沈元简元诗林

□伯绍兴丁卯

□月□□□来

文中提到的沈元简，名大廉，瑞安人。元诗可能是元简的弟弟。林□伯，推测就是林英伯，也是瑞安人，绍兴五年（1135）进士。估计这次是宋之才约了好友沈元简、元诗兄弟和林英伯等4人一起来游南雁荡山，乘兴在此留下题名的。文中提到的“丁卯”，正是绍兴十七年（1147），但在何月何日，则无法考订了。

宋之才除了在上述凤皇岩和起相岩留下摩崖石壁题名外，还曾在游览东西洞风景点的石柱庵时，写过一首有名的《石柱庵》诗。石柱庵地处朝阳谷的天聪洞和二仙对奕峰旁，为南雁有名的古刹，今已废圯。诗曰：

炼形仙人天聪洞，卓锡僧居石柱庵。

穷胜不知天已晚，归来药径月盈篮。

全诗虽仅短短28字，但清新隽永，文情并茂。特别3、4两句，记述了月夜晚归，乐而忘返的情怀，表达了作者对故乡山水的眷恋和热爱。此诗已选入新编《平阳县志》。相信宋之才当时一定还写过其他关于南雁荡山的诗文，可惜今天只留下这么一首了。

宋之才为人旷达，淡于名利，一生为官时间不长。晚年闲居乡里，以诗文自娱。家乡后辈争着向他问学请教，并以他的高尚情操作为楷模。他一直活到孝宗乾道二年（1166），享年七十又七。留有著作《云海弊帚》、《云海后集》和《三余集》等。他逝世后，人们在他的故里宋桥为他塑像立庙，岁时祭祀不绝。其庙至今尚存，近年已经重加修葺。

陈承绂与南雁荡山

徐存平撰 陈圣范校

陈承绂(1858~1934)* 字少文,平阳北港顺溪人。清末民初平阳实业家、慈善事业家。先世在明代中叶从本县慕贤西乡大岙迁居顺溪,少文诞生于陈姓第四房(份)的古屋里。他家富资财,乐善好施,雅慕斯文,为乡邦振兴实业、发展文化教育、建设南雁荡风景区,倾注毕生心血。

南雁荡山为浙南名胜之地,与乐清北雁荡山并称。南雁东洞会文书院是北宋末期理学家程颐的学生陈经邦、经正兄弟创办的读书处,原有木结构小屋三间,后因年久失修而毁圮。清光绪九年(1883),少文等为发扬桑梓文化,倡捐集资,开辟草莽,在废墟上重建木结构楼房五间。其楼房为抬梁穿斗混合式结构,重檐歇山顶,坐东南朝西北,左有回廊,右有平屋三间,院前有平台,筑成花坛,缀以栏杆,整个建筑物于次年完工。沿旧名称“会文书院”,取“以文会友”的古训。平阳县知事汤肇熙于光绪九年写有《重建平阳会文书院记》;次年,为庆贺书院落成,汤氏撰就《劝捐会文书院膏火田启》一文;又签题“高山仰止”匾额。平阳县学训导吴承志撰联云:“前(陈)良翰,后(陈)端彦,予何人哉;上叔星,下碧溪,今犹昔也。”宣统元年(1909),少文又在东洞华表峰畔移

* 少文卒于民国二十三年(公元1934年),享寿七十七岁(据其孙女陈莲生回忆),上推其生年当在清咸丰八年戊午(1858)。这和《宋恕集》下册《已酉日记》二月条及本文引录的林向斐撰《陈少文先生六十肖像赞碑》所记年岁均相符合,而他书多误其生年为公元1857年,盖误增一岁也。